

红水河畔的靓丽风景

陆文清



时值“小楼一夜听春雨，深巷明朝卖杏花”的时节，北国寒气未消，而地处桂中的南国新城——来宾已然一派春意盎然的景象。

今年学校开学晚，学生于2月底集中返校，来自祖国各地的万余名大学生，瞬间让红水河畔新建的院校——广西科技师范学院充满了青春的色彩和律动。

可贵的是，校园里的鸟儿和花花草草仿佛通了人性似的，想着法子给莘莘学子一些惊喜：进了校门，枝繁叶茂的榕树上鸟儿在欢唱，它们用歌声和舞蹈迎接来自五湖四海的学生；广场上，一列列“迎宾树”热情不减，用自己与寒冬抗争过保存下来的绿意，让人们有宾至如归的感觉；就连湖畔那一大丛女贞树，也以藤蔓上依旧茂密但少了些许青绿的叶子，让青春勃发的学子看到它曾经努力的样子。在楼栋之间绿化带的杜鹃和月季，急切地想用一朵朵粉红色的花朵表达内心的欢喜，尤其暖阳之下，显得更加光彩照人。

最受鸟儿青睐的，要数枝头上还挂着密密麻麻果实的桂树和几棵四季结果的番石榴。对鸟儿来说，校园是它们绝对安全的乐园，能够极大地满足它们的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，因此，它们可以尽情狂欢、自由自在地放声歌唱，累了渴了就享用人类提供的果实。

这么说来，它们是很幸福的。其实人何尝不是这样，众多学生选择了我们学校，首先我们教师就有义务为他们提供安全保障，让他们有安全感，然后全身心投入到求知过程中。同时，我们还要为他们创造一个“全员育人、全程育人、全方位育人”的气氛和环境，让校园里的每一面墙壁都会说话，每一棵草木、每一个角落都发挥着启智育人的作用。

这是我们应坚守并要努力做到的。

其实，熟悉广科师历史的人都知道，学校始建于1958年的宜山师范专科学校，后几经易名，并先后从宜山搬迁至柳州再到来宾，办学历程充满曲折艰辛，可谓筚路蓝缕，催人奋进。来宾建市之初，校园所在地还是一片甘蔗林，是素有“天下来宾，来者上宾”气概的来宾人民用真情、热情倾全市之力拥抱和接纳她，以“交钥匙”工程的方式为学校发展腾飞奠定基础。所以，作为来宾市内唯一的全日制本科院校，广科师可谓天生娇贵，仿佛桂中大地上的一颗明珠，从诞生之日起就深受人们的宠爱。也正是如此，2012年学校得以顺利从柳州迁到来宾办学，并于2015年成功升为本科院校。

该校上下开足马力开展一系列转型发展和建设提升工程，不到八年的时间，无论基础设施、师资力量、校园软硬件建设等都实现了质的飞跃，学校的变化日新月异，知名度和美誉度也日益扩大。因此，我们没有理由不时刻心怀感恩，没有理由不为学生的成长成才多尽一份责、多出一份力。这是教育的本质和职责所在，也是一份沉甸甸的期待。也只有这样，我们这座红水河畔的象牙塔才能够不断滋养这座城市，成为这座城市人文素养和形象魅力的一道靓丽风景。

春风有信，花开有期。愿学校与这座城一样越来越美好，正如我在一首词里写的：

麒麟山还在深情地等待/朝阳渲染大地的豪迈/天下来宾/来者上宾/多么宽广的胸怀/包容五湖四海/来吧来吧/年轻的朋友/献出心中的挚爱/
红水河依旧留恋又徘徊/青春承载学府的未来/启智育人/博识敦行/一脉相承的情怀/引来百花盛开/来吧来吧/逐梦的学子/绽放人生的精彩/
啊——/菁菁校园/桃李芬芳登桂中/书香氤氲的舞台/红水河畔的荣光/伴你奔向无限的星辰大海/生命永恒/焕发动人光彩/

纸上朋友

豌豆顽顽

许久不回老家，侧厅的小房间几经修整，落了灰蒙上了尘，渐渐沦为杂物间。这里曾经是我的“书房”。陈旧的书架不知何时被移走了，只剩一个灰棕色的旧纸箱，蜗居在房间一角。

我忽然想跟二十年前的自己对话。掀开纸箱，积攒多年的粉尘争相逃窜。那些伴随我青葱时光的小说、杂志，正静静躺在箱子里——包了书皮的，大多是寄托了少女情愫的青春小说。而厚厚的书册下面，有一沓泛黄的信封。寄件人小英，是我的“纸上朋友”。

读小学时，父母为热爱写作的我订购了许多书刊，上至目录下至页脚，我总是看了又看读了又读。无意间，发现杂志的页脚处有几行不起眼的小字，刊登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征友启事。我心头一热，记下了几个联系方式。

放学后，我在文具店里挑花了眼，最后斥2元“巨资”买了一本彩色信笺。每张信纸的颜色都不尽相同，配着淡淡的印花，煞是好看。我不忍浪费，在草稿纸上反复斟酌词句，待满意过后，才小心地誊写在信纸上。

“亲爱的同学，你好！我来自广西金秀，这里有很多漂亮的大山，不知道你的家乡是什么样子的？第一次交笔友，我的心情既紧张又激动……”怀着忐忑的心情，我把一封封信件投入绿色的邮筒，期待有一天能收到远方的回信。

期盼着期盼着，这些信件仿佛化石沉大海，没有激起一点涟漪。

同桌笑话我说，这些登在杂志上的交友启事，每天不知能收到多少来信，你的信指不定早被扔进垃圾桶了。我

不甘心，但又无法辩驳，只是依然执拗地每天往邮局跑。

小英的回信就这样不打招呼地来了。在一个平凡的午后，它安静地躺在小小的信箱里，全然不知我的欣喜和激动。

见字如面，我想她一定是个文静的女孩。她的信纸总是叠得颇为用心，有时是爱心，有时是纸鹤，花样百出。她在信中说，自己来自北海，那里有广阔的大海，退潮时，沙滩上时常能捡到漂亮的贝壳和珊瑚。有时她也会抱怨，盛夏时节，海风夹杂着腐朽的海鲜味，让人愈加烦躁……

你来我往间，一年很快过去。虽然未曾谋面，我们却成了无话不谈的“纸上朋友”。小学毕业的那个暑假，我给小英写了一封长长的“告别信”，告诉她我要去柳州读书了，平日住校，恐怕没有办法再给她写信了。临近开学前，小英的回信才姗姗来迟。与以往不同的是，这次还附赠了一个特别的礼物——用贝壳黏制的兔子摆件。

弹指二十年，我在春日的阳光下重读往日时光。那些少女时代的孤单心事，那些不足为外人道的苦与乐，都随着笔尖流走，锁在了回忆的旧信封里。



扫码聆听更多美文



鸟语花香

(李海波 摄)



春山暮色

(汤青摄)

送儿远行

绿缘

大学毕业，和许多年轻人一样，儿子要去追求诗和远方。出门那天早上，我提醒他带好东西，特别是重要物品。他说收拾好了，已经检查过了。我说送他去车站，他坚决说不用，说这点事自己能行。我说，那我和你一起出门，顺路去上班。一路上，除了叮嘱他注意安全、及时报平安外，我们并没有多少话说。分别后，望着他的背影越走越远，最后没入熙熙攘攘的人流，我心里顿时空空落落的……自从儿子初中毕业，第一次离开家去100多公里外上高中，进而到千里之外的地方读大学，送他出门已经好几次了，其中有两次较难忘。

第一次是高中一年级春季学期开学，我送他去车站乘车。那年元宵节过后就开学了，他是第一次独自出门。送他到车站时，因为正值农民工外出务工的高峰期，车站里人山人海，拥挤不堪，班车一停进车位，人群马上蜂拥而上，坐满就开走。儿子在人群中挤上了车，我叫他要注意拿好东西，记得在学校大门下车，到了学校后一定要及时打电话回来报平安。当他找到座位后，我把车票交给他，并嘱咐司机经过学校门口时帮忙叫儿子下车，而后目送班车离去。此后整个早上都心神不定，焦虑地等待儿子的电话。一个小时过去，又一个小时过去，依然没有电话来。在春运高峰

期，到处是人流，很害怕孩子因坐车昏睡错过学校，忘记下车。缺少生活经验的孩子很难面对复杂的社会吧。掐指算了下时间，应该到学校了吧，会不会在路上堵车了，抑或是出了什么意外？……思绪翻涌，一直到中午11点半，电话铃声响起，我急忙接了电话，听到孩子的声音，才终于放下心来。

第二次是送他去两千公里之外的大都市读大学。在开学的前几天，我们就在不断地做“功课”，害怕因遗漏东西耽误行程，影响儿子开学。按照学校通知书上指点的乘车路线，我上网查了又查，看怎么才能顺利地到达学校。因为是开学季，乘车的学生较多，原打算买火车卧铺票没有买到，只好买了硬座票。开学那天，我们乘坐车去县里的汽车站。到达车站后刚要上班车，刚刚的女司机跑来找我们，是送手机给我们，原来孩子的手机掉在了车上。一出门就出了状况，我们心里有点不踏实，又不敢责怪孩子，不想在开学这个大好的日子影响他的心情，幸好遇到了贵人，手机失而复得。到了火车站上了火车，我们就此踏上长途旅行。那时还没有动车，整个行程要超过27个小时。一路上，孩子沉默不语，也很少吃喝，从表情上可以看出他第一次出远门的紧张。特别是到了晚上，只能坐着休息，人就更加疲

不堪了。虽然孩子正值青春年少，身体强壮，精力充沛，但长途劳顿，疲倦都写在他的脸上。第二天下午两点左右，我们到达学校所在的城市。根据通知书上的说明，我们要转乘地铁去学校。可是，看着车站里来来往往的人流，又没有接待站，从来没有乘过地铁，我们如“刘姥姥”进城，面对繁华的大都市，一片茫然。经过询问和学习，才买了票转乘地铁，于下午四点到达学校，办理了相关入学手续。那次出门远行，让我深切体会到“在家千日好，

出门一日难”。如今，儿子已长大成人，送他出门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。此次送他远行，觉得孩子如风筝一样越飞越高，越飞越远，害怕他在征途遇到风吹雨打，而我总想拉着风筝线，可是孩子却又总想挣脱束缚，奔向广阔的蓝天，这也许是父母对孩子的担忧吧。人生常常风雨兼程，历经风雨才能见彩虹！看着儿子远去的背影，我知道总有一天是要放手的，历练才能使人成熟，于是，只好在心里默默地祝福他平安快乐！



大姐和“活活”

罗露花

本子上自己画的豆子，抬头望了望谢家新媳妇，那眼光比月光还轻。

“活活”这个别名由此诞生。“活活”的快乐经常“批量生产”。有一次，她上街买松紧带，把“松紧带”说成“卫生带”，售货员不明白她要买什么。最后她连比带划，做拉弓状、围腰状，最后露出里裤的松紧带，售货员才明白，围观的人里三层，外三层，笑声被挤到了熙熙攘攘的街上。她还把“罗汉果”说成了“罗果”，如果不是售货员多问了一句，知道是她奶奶咳嗽，让她买“罗汉果”，“活活”将酿造一场悲剧。

慢慢地，村里的人几乎只认识“活活”，仅有少数人知道“黄月”。犹如一些人，只知道“红薯”，而不知道“地瓜”，只知道“月亮”，而不知道“嫦娥”，更不知道“嫦娥”。

但“活活”记事法，曾流行一时，被广泛运用到英语学习中。当年有九个班的南洲中学，只有一个英语老师，而且还是代课老师。每一个单词，老师只教一次，课文也如此。不会读，怎么记得住？当时缺少录音机、播放机等辅助工具，大家学习“活活”的同音记忆法，在如蚂蚁的英文字母下标上上方正正的中国汉字。比如：jeep——去北，book——扑克……利用这种“中西结合”的英语学习方法，从一张一合的樱桃小嘴里吐出的英语单词、句子、课文，个个都“花枝招展”的，像极了身穿花红旗袍脚穿跑鞋跳广场舞的大妈，更像脚蹬橡胶拖鞋手摇蒲扇喝着咖啡的乡村妇女。但正是这种不成文的学法，成就了不少人的大学梦。如此想来，“活活”的“快乐法宝”与大观园的刘姥姥似乎有着亲戚关系。

大姐比“活活”幸运，读到高小，是学校出了名的“学霸”。有一次，她胸戴大红花，被锣鼓声簇拥着走进我们家的厅堂。家里站满了人，我钻过人缝，挤到大姐的身边，仰望着比我脑袋还大的红花。它像一个小小的太阳，四射的光芒

流泻下来，落到我的身上，落到凹凸不平的厅堂地板上。

但好景不长，生产队分单干了。我们家只有母亲一个劳动力，父亲和哥哥在外面工作。妈妈一个干不了那么多活，大姐只好选择辍学务农。

那年春寒料峭，老师三番五次到家里劝大姐返回学校，一次次与妈妈在灶火前长谈。妈妈长长的叹息不知吹灭了多少烟火。

“没事！知识什么时候都可以学，但庄稼过了季节再种就晚了。”大姐头靠在妈妈肩上，手里拿着木棍擦灶灶里发出完全燃烧的柴草。扬起的草灰，发出“噼啪”的声音，闪亮如烟花，在低矮的灶前画了个弧线，最后坠落在地，成了无法复燃的灰死。大姐越是懂事，妈妈越是心疼。

好久没到我们家的“活活”得知大姐辍学的消息，晚饭后串到我们的灶前，拉着大姐的手，说道：“不怕，以后种完我家的田地，我就去帮你家种。”

一个“学霸”的命运与一个“田地霸”的命运从此捆绑在一起。

春后夏初，大姐床头的稻草垫上长出些许干瘪的发黄春芽，那些刚冒出的针尖叶芽，虽然没有肥田、沃土上的芽儿那么绿、那么壮，但它们细小的浅浅的绿奇迹般生长在那片枯黄上，就像沙漠中的绿洲，像幽暗里的一束光，那么耀眼。

“活活”与大姐走得更近了，她们用纤弱的肩膀扛起了家里的重担，犁田耕地、砍柴挑担、洗衣做饭，女人该做的事，她们做好了，男人该干的活她们也干了。她们就像两头埋头苦干的黄牛，累了歇，歇会儿又接着干。生活的苦埋葬了她们第一个梦想，她们要在田地里种下另一个梦想。

白天，“活活”与大姐在田地里干农活；晚上，大姐与“活活”坐在草垛上仰望星空，聊着永远说不完的话。乞巧节，她们拿盆箕装了一些米，然后把米铺平，再用红毛线绑一只筷子绑在另一

双筷子上，成90度垂直，两个人分别架着筷子一头，另一只筷子就像一支神笔，在盆箕里铺开的米上写着字。有时她们还会唱歌，后来村里成立了文艺队，大姐成了领队，每次演出，“活活”总能站第一排。每场演出必到，坐在树杈上看到演出结束的那个人成了我的大姐夫。听说，是王母娘娘在乞丐节点的鸳鸯谱。

大姐出嫁后，我睡大姐的床，在枕头底下，我看到了没有封面的《红楼梦》与书面泛黄的《江姐》……

“喂，二妹，刚才打电话给我，有什么事吗？”大姐回我电话。

“没什么。只是今晚没有见到你，有点想念。”

“哦。这几天我们都在忙着‘美丽乡村’的事，我忘了跟你们说。”

“你姐是为了大家舍小家。”旁边的一片笑声淹没了大姐的话。

“就你‘活活’最会说。”

旁边又是“哈哈”的笑声，听不出哪句是大姐的。欢快的笑声流淌成一条河。

“姐夫呢？现在你一个人在家里吗？”

“没有。你姐夫也回来了。白天他在纸业公司上班，公司包吃包住，吃过晚饭后他就回来了。”

“纸业公司？”

“对呀，就在铁帽山林场附近，现在正在建厂，听说以后还会招很多工人。以后，你姐夫就不用外地打工了。”

“哦，那是好事。”

“快点！放音乐，放视频，今晚最后一次排练！”大姐似乎边接着电话，边指挥着。

……

最终我没有告诉大姐，今晚我们三个当妹妹的商量着把她接到城里住的事。

窗外的夜，没有黑暗，除了朦胧的月光，还有站得笔挺的灯洒下的光。